



袁中郎先生全集

後學賀熙齡
題籤

~ 16
2676
15



16
2676
15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一孫憲健菘圃重鐫

尺牘

黃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挂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邃谷
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為最奇伯修素有



尺牘

登臨癖恨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
過也海內道侶零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
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
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
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
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
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此不
難辨但檢元裝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爲後

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爲後人增益非疏則
訛也

顧升伯修撰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
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厰前後一片地爲
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
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
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卽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二十四
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
徧踏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爲此
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
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
惡情態真不直兄一笑也

李湘州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
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

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
切或爲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
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
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
之語最多以寄爲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
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
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
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歛負金放生。暇卽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

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爲苦。懸鞭撒棘。浩浩然如處花林醕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惟尊之樂之也。然爲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爲主人。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者之間。課山水之奧。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口卽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某與遞菴翁負弩。

先驅者也夫尊豈戀戀一官者哉雖然白香山七十致政自以爲達陶彭澤八十日爲令自以爲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產大餘則爲孫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

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往曾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舖中乞兒丐僧勦勦如雷吼而白髭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何容部本江

嘉中自先公集 卷二十四 五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
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
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
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臥石語人以目不以
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史踪之或可得
不然與鹿麕同駭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

西人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怏怏數
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
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
入城府亦硜硜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
雖樞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
皙之佐史能遽若曩者之懽呼謔浪乎此某所
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
笑其迂耶

黃平倩

叅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
奇絕其石則崑崙元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
樹則孔明廟前老柏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
他不當香鑪一峯五老差敵耳未知峩眉真能
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
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于山
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旣持釋子戒口斷

葷血身斷冶姪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
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
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
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
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
書而已旣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
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哉古人學道
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已之是

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鄰里鄉黨則密必名山
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
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
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
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
子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望宮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坵耳

兄真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鴈蕩
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
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
進弟謂諸兄純是人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
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
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疎大非
經世科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茆十畝秫田
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薪仕途弟

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
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
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尙以爲苦出門雖
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
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
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
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
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

不知以何爲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
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蝠鼠亦
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
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著不滯是修則蛙鳴
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爲心決定
惑爲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
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著手
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遊如兄丈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
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聶之儔也氣交
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
至此若兄丈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
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丈
論難疊出足爲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
散念方旣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

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
意尙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
株柏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
下爲圓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
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
不則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
之不可爲不知者道也

馮尙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
慶且懾者無何而東朝建二十年廷臣所爭
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主上獨斷抑亦
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
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可入甘肥場
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
唯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
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

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
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
不填胸刻腑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
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
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
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塵覽比于詠談得師破
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
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何以有限之精神事此

無益之伎倆也。卽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除。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奇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嶽，海內奇山水許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臥遊。此卽某之所以報知己者。

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遣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倘荷特恩，蔭卹贈謚，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爲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

袁中書先生集卷二十四
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
不去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卽犯妄語罪若以
論說爲建立易解爲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
卽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犁業乎居士何以
自解不解則無以曉喻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
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抬頭矣故走謂
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畱却且消遣閒日
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卽擲下記尙未成時方結

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走非畏
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
易解數本今亡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答陶周望

藻來具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
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
復遁處往只以精猛爲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
課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

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
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
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
前盡不是而今要求箇是處此事豈可一日盡
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卽剿絕
今日之剿在明日又爲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
喫飯著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
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

求道耶

王則之宮諭

別遽十年餘矣亡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
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剿絕不
陶周望是真實叅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
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
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大根力叅
究此事恨弟老嬾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牆諮

洪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証據處幸一一示我弟雖不敏尙能削骨瀝血乞半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鴈蕩公案若尙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尙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

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草鞋錢也綿竹僧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

答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于五泄將畱台蕩普特以爲後約仁公旣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修篁萬竿頗足自快干霄之榦以障風露枵中之木以當

菴廬蒼髯之藤蘚皮之石以爲友朋此樂非仁
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爲癖且痴者山
行注一路程本子也何足煩大筆改復劉邕之
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僻者
亦偶見賞於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干
旄北矣野人臥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
爲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略形體以事
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
則王之學華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
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
稚語耳尊敘獎藉過甚將無蕉葛衷而古錦襲
乎夫尹夫人之望邢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
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冲之擲耶山居已兩月
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

資之乏輒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
遭長者之施頽頽甚矣既不能長揖道傍隨諸
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爲將唯有北望九頓
而已異日者或撰爲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草
茅之所以報耳

與耿中丞叔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賤道
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繙客其意皆有

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某非無心豈
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爲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
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
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
枉智思掎撫糞壤間者要無足爲翁道但公退
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音
節大爲發譚之資也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髭耳問王
先王近况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展齒
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
往往見勒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
王路鳩材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楸楠之一不佞
稍爲區置僅獲蒲柳下材數十株耳其實湘中
富室不能敵吳之窶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倚
頓焉且與百穀爲戚願得百穀布施蠟花牋一

幅未識可否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爲海內無復賞音
者兄丈爲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嗜幸謹藏之
輿爲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
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瓶
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
弟南行或得相從虎邱道上也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
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
證此事校破與不破耳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
論人以定力之麤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
高安終身不相下竒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
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
許耶白蘇張楊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脉絡也

近有小根魔子日間挨得兩餐饑夜間打得一
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
擯斥乃至大慧中峰亦被疑謗此等比之默照
邪禪尙隔天淵若遇呆公豈獨唾罵呵叱而已
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
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小修舊見弟如此商確亦以弟爲莽蕩今不復
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

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羶而悅之者如蛆
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著眼
莫落斷常坑也令弟邸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
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
以爲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
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澁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
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
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
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
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
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蒔花
種草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
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

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亦略相當舍此無可關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官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廝養凡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意東下北遊念尙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

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髭黃閣老矣

金給諫

弟之懶而疎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疎節濶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責弟弟爲戾人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焉龍鍾偃蹇甘與鹿豕爲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

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
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
也讀至此能無爲弟發一笑乎新都人某少年
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
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
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

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
前矣倘有便舟當偕數衲入峽一觀元夕後不
雨當了此願也又弟每遊必挾多衲不知貴士
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諸君子也
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著此騷雅不得致
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
也夢寐以之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土山川勝絕人士都雅弟傾想
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參學骨清而氣
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
奉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爲市無卷石寸壑可
入日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
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驢之奔泉也讀佳詩
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去役其迫恨不卽和柳浪
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

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
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
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
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確甚快小修近
造亦與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
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賈亦好雜花五

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
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
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
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
於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
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通
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
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

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
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爲近道也客冬
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
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
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
爲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入西湖過

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
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
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
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於幾則易視天下人。處
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
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
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
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爲應迹。而

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龐道元。其人是也。應亦出
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爲濟者。佛圖澄。陸法和。
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爲濟者。張子房。狄梁
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鍊。不露鋒刃。又
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爲
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
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
得過者。比比也。唯實叅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

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
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
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
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
有則急以報我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
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棖棟以

爲器則不受繩削以爲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
之別所則又痴重頽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
高人韻士愛其古樸以爲山房一種清供輦而
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
爲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苔
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
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
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

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邪弟行矣

答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
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
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
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
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趁此色

力勉就勲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
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
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
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
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
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不能
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
何

劉行素儀部
夏初附疏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爲舍親蘇
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
山林而饑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
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
發或得領大教也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

夢想如啖橄欖略有酸氣至回味時却勝崖蜜
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
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客也山光秀
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
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爲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
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
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
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爲惠多矣升伯

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
看竟乞轉致之

會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頭
固溝洫也豈能容許大鍬網乎雖然南荒邊地
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
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天道
足下當來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

能割却被窩中恩愛耳奈何正欲寄訊適小季
蓬頭云將東見曾閣老便書一紙付之

答費太府

敘記皆勉屬草附呈求削其實不文豈能供役
又重遠貺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旣而自念不文
自門下授簡授非其才門下責也不供則以賤
士傲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
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答董元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
清言彌日彼豎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
將至典刑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莫辟如息佳
木者忘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
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
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
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爲枯竹

礪石不佞將班足下于王蘇之間世當以爲知
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爲雕鏤神情都失賴宗
匠力挽其頽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
心望岫旣辱遠貺媿感實甚六年夢想失之一
朝殊惘然自恨也

答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光行役已抹馬矣而先庶子嫂孺
人卽世爲之料理後事家政旁午遷延至今有

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卽當北上斷溝之殘豈容
雕飾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西卿

弟二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
縱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
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
以邑乘見役欲爲窮鄉少誇張未免檢括諸史
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

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起來書云錯死了梅衡
湘此閻羅錯也邱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
不著畱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
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
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裏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
碌豐草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

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
之佳麗也然唐時爲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
水歌黛與烟嵐共翠笳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
爲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
以爲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刻日東下爲有
美堂中客也笑笑適做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
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過
虎林耳非有干于東諸侯者也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
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
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
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
有秘戲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
復有斯人致聲袁無涯溝中之斷豈足復收而
橫被之綉也做同年陶孝若關令同社友也慕

王先先生集 卷二十四
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潘茂碩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
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
爲曹署魚鳥以爲齊民觴政弈格以爲令甲自
分迂疎之性其爲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槊于世
竟何益也家大人迫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
之胡孫入籠豈堪跳擲或者馴狎之久頑性頓
革遂復見役于人亦未可知山居旣久與雲嵐
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唯恐不及
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恒態也

蘇潛夫

近日刻瓶花瀟碧二集幾賣却柳湖莊計月內
可成帙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
矣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著落不富貴場
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

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話似有滋味終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有饗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爲我淨却酒注子饗兒舉止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却可急爲某家送去饗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悞認以爲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漢也王則之不及作書幸便以此字示之八月

初間弟當北發往彭丹陽曾謂小修云若過限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爲途中也弟此一條懶筋真難拔大人頻以爲言自思入仕十五年絲毫無益于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弟豈以靜退爲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爲高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入春見邸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
仁兄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
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於邇途往訪尙未回復
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
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
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齒娟眉能爲
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惟良
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爲性命真不虛也

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發此高興不知何時
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
地抵掌柳浪爲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答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
讚歎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
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閣下至比之作者
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

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尙炎秋清爲期耳不肖非
以退爲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
摩詰斷案未易出脫也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就李乃近時
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
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鍊牀銅
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閻鬍子氣方有少分相

應也何如

答陶周望

得手書如空谷之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旣做
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
無論他人信之卽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
爲不了何哉然弟則謂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
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
幾分切己若某某則狗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

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爲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自以爲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抉聖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爲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

經百番鍛鍊，避之如毒蛇，仇之如怨賊，而後返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之正脈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狗外之根盤踞已深，故再變而爲苦寂，若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狗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其學則爲的。

然日亡無他執情大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
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尙有不親切處海門居
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與曹進士平子

數逢茗雪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
脫屣一官乎聞窮且徹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
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澁不能出手之袁生
耳豈能發身而潤屋也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

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
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
也歛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
八行以見平子

答曾退如

瓶花序佳甚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眞法
魏晉者坡公眞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
之多髯者皆孔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兄此

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
弟不惜爲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契而弟猶
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
習爲佞者也志序尙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
之代大匠斲寧不傷指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爲之殊覺脫略然
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

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
諸大老傳他日 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
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俎一篇逸事僅有
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

汪觀察

往附卽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草也
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盛
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

袁中書先生集卷二十四
三十一
菩薩乃能濟世。跼踏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
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巴
客而寓荆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
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
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
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密。卽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

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痴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
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
儒之目。醜間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
爲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
至於詩文乘謬尤多。以名家爲鈍賊。以格式爲
涕唾。師心橫口。自謂于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
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
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

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頓異但寶地既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爲凡夫道之

去吳七牘

乞歸稿一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甲午之十二月謁選授吳縣知縣待罪一年有餘職之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之心未

嘗不晝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事天高地厚職何敢一日忘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職未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卽托命于庶寡祖母詹氏鞠育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卽世職復多病驚悸萬狀祖母詹憂危甚每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選期將及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二十四
比時祖母詹健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覺心動
亟請告歸承權二載有餘慈踰河海孝比涓塵
自謂一邱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
壯勉令就職心同窮猿之木官比沐猴之冠進
退維谷實可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近地
去家不遠可迎養耳不意走姑蘇二千里外有
若隔天老病龍鍾子女俱無暮景淒涼傷如之
何前二月內有家僮袁東自家中來云祖母詹

疴羸逾昔日夜悲號不休兩眼盡腫臨行泣謂
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矣存亡只在旦夕我
死能見爾主縱到九泉亦閉目也職聞此言一
痛幾絕妻孥皆號失聲因思區區浮名何益人
毛髮事而使七八十老人有向隅之泣其若良
心何假令萬一抱終天之恨亦何顏更生於人
世天地有靈必當誅之職以此鬱結成疾千思
萬想惟有乞休歸田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望

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
教育之義然職才識迂疎終是林莽中人責以
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兄官吏局得封翰林
院編修已霑一命之榮職亦可藉手報無他冀
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回則一
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去此
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
今職方寸亂已甚矣况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

神思恍惚恨不卽死吳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
居乎其位哉伏乞台臺憐職祖母垂危之餘生
更察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題請俾得照例休
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員署掌先示以離
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職無任感激之至

乞歸稿二

職於三月初三日具文乞歸蒙台臺訓誨辭意

袁曰良先生集 卷二十四
三
惓切不啻父子又令師生趨出再三職卽枯木
寧不感恩但職求歸之意原爲祖母詹一線垂
危之命旣係祖母又不得復援養親之例不得
不從乞休一途夫士之絕意鄉井忍死其親而
不暇顧者有三或身關軍國之重或旅滯絕域
之外或罪在不原流竄殊方三者非不欲歸而
歸不可得含酸茹恨勢出無奈情則慘而義不
傷今聖明在上彌天啓網旣不錮士以必進而

區區縣令朝更夕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
當此之時白髮垂危高堂隕血此何等事何等
情而以一官爲桎梏乎且職非不愛官者自去
秋來已萌此志曾與同年同事皆言及而邪慮
糾纏義以欲牽遷延至今日而後決則職之貪
昧隱忍抑已甚矣人情視祖母若稍疎視庶祖
母則尤疎不知職襁褓來不識有母至十餘歲
竊聽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終不信吾母之恩何

以能加於吾祖母以故至於今思母之心必有觸然後發而思祖母詹之心則無一日而不九迴也二十年之怙恃恩同覆載八十歲之老病危若風燈興言及此五內如割一字若欺神明殛之夫朝廷所以待士與士所以自待者曰孝曰廉有如當此情景恬不動念是逆也戀一命之榮而忘生育之大恩是貪也貪且逆世之大戮朝廷將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職志決矣伏乞

台臺鑒職至情早賜題請無徒使職眼穿心死則職之受而德河海莫踰其深泰山莫踰其高矣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一

職今年三月內聞祖母詹病屢牘乞休未蒙賜允職惟人臣事君義不得以私廢公又事勢無可奈何強出視事一意供職前念頓息無復他望矣不料鬱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強投飲食

頓減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日之內嘔血
數升頭眩骨痛表裏俱傷當卽請假調理醫延
三人時踰數月秋毫莫效精血耗損瘦骨如戟
愈補愈虛轉攻轉盛三醫拱手俱云此非藥餌
鍼石之所能及也或者斷緣謝事靜攝數月庶
其有瘳夫職以偃蹇駑弱之才充此牛溲馬勃
之用縱令精神倍百將敗績是虞矧今呻吟牀
第痊可無期有死之心無生之樂尙安能任茲

劇邑消塵案之積贖理已勞之亂絲哉此萬萬
必無之理也且也杜門三月廢事已久若復觀
望萊拌益甚曠官之罪職百身莫贖矣伏乞台
臺鑒職萬不得已之情俯賜題請容職病痊之
日改授教職別委廉能官先期署掌縣務則豈
惟狗馬餘生冀得少延而職報劉一念亦可少
酬萬一矣天高地厚恩豈有極職不任激切控
訴之至

職自八月十三日病瘡來經今五月前此乞恩
改授蒙台臺誨論真切職卽蟲鳥敢不聽命嗣
是灰心一念百計攝養延至十月初二三日始
得小差職思縣務荒廢久臥非體於初十日勉
出後堂料理積牘披褐龍鍾坐不移暑寒漸卽
作勉強少時便覺火起臍上騰騰如縷痰嗽轉
盛參曹鈐下見者無不悽惶未出一語未愈一

乞改稿二

案又已左扶右擁推入衙室矣此皆大衆所目
睹僚佐所共見可質而問者職寧敢謊一字耶
然職猶謂暫出未慣久當自習不料於本月二
十一日同徐縣丞詹主簿至後堂盤庫籌算移
時體遂不支職卽令封銀八筒纔人私衙寒熱
大作鼻血流不止小愈之人至此又奄奄一榻
矣職自念氣體之弱如此又且會計漕兌在卽
一握微軀百事紛厖如何可當有死而已縱使

藥餌可扶劇縣非調病之所倘令優游寒責曠
官將誰罪之歸台臺不爲職慮獨不爲十萬生
靈慮乎詭莫詭於會計去歲職研精三月始成
一比簿今欲使職持籌而算不能矣急莫急於
國課去年職開徵之始晝夜焦蒿吞風飲雨僅
得免於叅罰今欲使職冒霜雪而撻黎庶不能
矣此兩者欲責職以必辦則職雖粉骨不能辦
如任職優游則朝廷設官謂何台臺所以責職

者謂何究也縣事隕裂狐社百端聲名旣壞叅
罰隨之亦終於去而已矣夫京官病三月卽請
告此例也今職病五月又外官也職若一毫欺
罔則醫生可勘問隸卒可提審倘有纖毫不實
乞台臺明賜叅糾以爲人臣而懷私退托者之
戒前鎮江府吳推官亦疑職僞疾親至榻前見
職羸弱不堪之狀不覺潛然淚下乃曰不意爾
一強壯人委敝至此當加意調理可出則出當

歸則歸性命不可見戲無持兩端也與言若此則職狼狽之狀可知矣伏乞台臺憫吳閭縣之生民續職垂絕之殘命念漕計無緩須臾早批署員哀野狐死當首邱亟賜題奏若得乞台恩俯容改教則自茲以後未死之身皆台臺之賜倘謂再容調理則世未有縣官可以大半年寢疾者職寧抱頭逃遁爲禡職之廢民不願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餒鬼也職之肺肝至此吐盡矣

職無任眼穿心死之至

乞改稿三

職荷台臺知遇最厚如蟲戴天如魚戴海私心刻鏤不可名狀倘得奔走墀下效晨夜之役此職之分亦職之願不料職緣慳障深一病五月遂至狼狽同僚看者莫不憫惻吳推官一見填膺江知縣屢爲下淚此皆台臺可飭而問者職何敢飾然日月之明理無遺照狗馬之病業經

秋冬安得不知又安俟職贅言哉職前此病甚
一告輒停者以有明命在又謬謂調理數時或
得痊可免致費累台心耳不意元氣旣耗不可
頓復稍試數日便爾委頓則職萬萬無緣於此
地矣職父前一聞病狀驚悸不已兩遣人屬職
急歸私念萬子之肥慮有延陵之痛含酸茹悲
眼穿門閭今者與職祖母相對不知作何淒涼
興言及此五內如割台臺何惜一舉手投足噓

將滅之寒灰莞垂折之枯條使得生八鄉里免
致委骸溝壑流棄道路耶人可無官官不可無
人吳可無知縣知縣決不可無命職籌之已熟
不再計矣倘得憑藉寵靈邀惠寒旃近死之心
有官之望恩比生成感何有極不則職之重命
必且重於官鹿死不擇廕微臣有禡無以加焉
在台臺必有大不忍者至若一應庫藏之類前
已力疾同兩衙官盤明封識在庫謹束裝維舟

以待台命職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四

職已於本月十一日將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單
身在宅專候命下不意遷延至今消息全無職
心益鬱職望轉孤遂至火益加炎寒熱復作職
此時如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可展轉思
惟有逃遁而走可以保身全軀耳台臺必欲使
職爲棄卽褫衣冠之廢人耶抑欲全職名節爲

後日留一線之路耶如欲留一線之路則乞早
賜裁決不然無論縣事荒蕪台臺不安卽使職
以病而遁以遁草職仁人用心必有大不忍者
矣陳牘太數把筆不覺汗顏職無任激切之至

乞改稿五

職自八月中一病至今時踰六月矣奄奄待盡
惟候一改以俟從容調養不意誠不足以格天
致台臺不見信諒再四懇求殊無確示以致鬱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二十四 三十一
火延升心如戴馬睡不貼席坐不支牀痰嗽帶
血脾氣久虛雖云病有自來亦因下情未遂致
令沉疴日積耳夫職閒散疎曠人也骨髓脆薄
本不堪世務一人樊籠便爾抑抑而不已癆
瘵遂作是職之病起於鬱鬱之因起於官若官
一日不去病何得一日痊哉一切藥餌皆爲治
標唯有解官是攻病本若云在假調攝則是重
職之鬱死無日矣語有之君行令臣行意今台

臺令固在必行矣職之意寧可繫絆枷杻之耶
除將印篆內外封識赴府交投外職掉臂行矣
懇乞卽賜題請早批署官職無任懇切之至

黎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二十四終

跋

余少讀中郎先生徐文長傳以奇筆
傳奇人其人如見先生亦如見心嚮
往之思得讀其全集非一日矣壬午
鄉試奉調赴鄂闈中分校得一卷蓬
蓬勃勃如釜上氣通校三場光芒四



家口自外生全集 足
溢亟呈主司擬中數日旋屈於額揭
曉來謁知爲菘圃明經菘圃英姿卓
犖人如其文詢其家世知卽先生後
昆余私幸菘圃之淵源有自而余之
薦拔尙不謬也已丑秋余辦公鄂垣
菘圃出所重鋟先生全集相示余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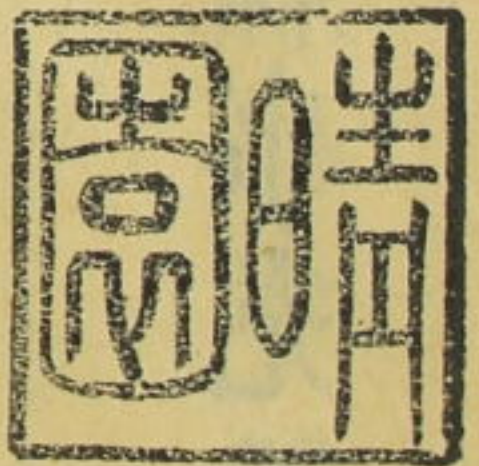
而讀之數十年嚮往之忱獲遂於一
旦何快如之以先生高才碩學胸襟
灑落下筆秀削天成飄飄乎欲仙或
謂文出秦漢詩學老杜又或謂其肖
長吉與蘇玉局在先生詞必已出又
何常規規於古以求其似也哉又或

以不壽爲先生惜不知身壽不過百
年而立言不朽傳之歷千百世何可以
修短論也且夫遇合有數顯晦有時
先生是集以卷帙缺佚不獲遍傳海
內幾如豐城寶劍埋沒久矣得菘圃
重鋟人手其編家購其集則其傳益

顯且廣也抑余於菘圃有厚望焉其
益仰承家學以紹前徽則不惟傳公
之詩文而更能傳公之志菘圃勉乎
哉

勅授文林郎知湖北通山縣事充壬午乙
酉同考官黔陽後學楊兆杏頓首拜

跋



重刻先大夫中郎公詩文全集序畧

健先世前明由江西豐城出仕楚北蘄水
移家公安長安里今四百餘年矣五世叔
祖宏道公字中郎號石公與兄宗道公伯
修弟中道公小修以文章起家海內宗仰
有公安三袁之稱迄後公子彭年公述之

姪祈年公田祖奇節遺行分見國史邑乘
在當時無不頌公之貽謀爲甚善也嘗考
公譜系兄伯修公萬厯丙戌會元厯任宮
詹學士輔導東宮啓沃講筵年四十卒於
京邸光宗卽位念侍講讀有勞贈禮部侍
郎賜祭葬廕恤崇祀鄉賢著有白蘇齋文

集二十卷行世公弟小修公幼負奇氣蹇
太保督師疆場迎叅帷謀指畫山川時事
籌無遺策丙辰成進士由儀曹轉吏部文
選司郎中卒年五十餘崇祀鄉賢著有珂
雪齋集數十卷行世公子彭年公甲戌進
士洵陞禮科給事懷宗召對面陳請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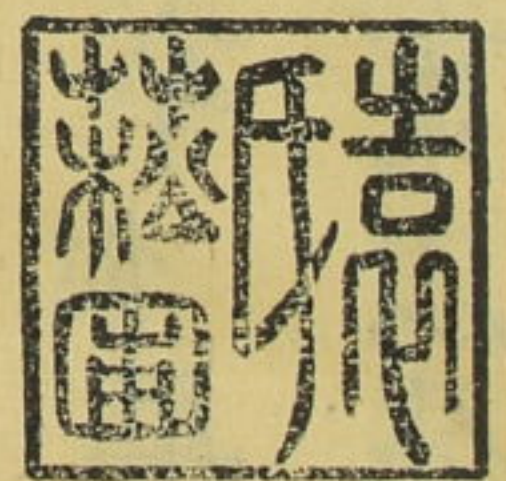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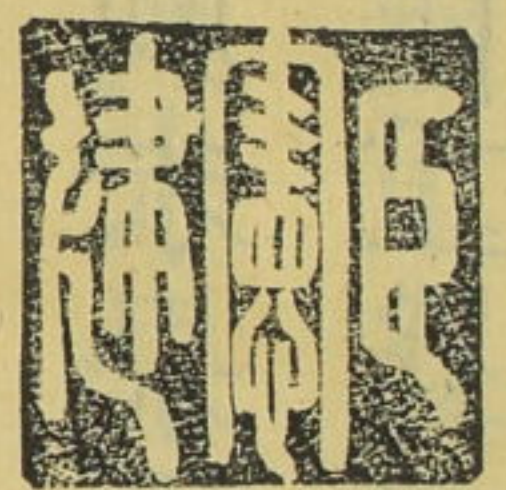
夏口前先生全集 卷二
河以南建立藩鎮使自爲守併疏宜興相
罪狀及其黨二十餘人旋奉命催漕江北
北都陷南都馬士英阮大鍼變亂朝政公
據祖制駁之官掌憲疏陳三案始末分別
邪正逆折士英奸謀然念時難未夷每袒
衣露頂坐風露中冀速死竟齋志以沒著

有史屑土風堂遺稿省垣奏議掌憲奏議
詩宦細語草閒詩若干卷行世公姪祈年
公小修公子出嗣伯修公以廕入監中天
啓甲子順天鄉魁奉親隱居不樂仕進卒
後鄉人士私謚文孝先生請祀鄉賢祠著
有梅花奧集南游草二冬草篤蓐草續花

源草數十卷行世若公之行實自通籍登
朝以至給假家居詳載本集傳中健不復
贅迹其生平著作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
集廣陵瓶花齋瀟碧堂破硯齋華嵩游草
若干卷行世茲黎雲館全集係選揀諸集
類定者也健五世祖宗舜公與公爲從兄

弟先君 潤公字南金登嘉慶戊午賢書
情殷祖典欲俾後學篋中僅存斯集慮其
散軼失傳謀付剞劂未果而卒健早痛失
怙手澤空存爰出篋重登梨棗以公世好
藉成先君未竟之志亦以慰中郎祖在天
之靈云耳此外各先人集卷帙浩繁重刊

願侯異日九世姪孫憲健菘園盥沐書



照

竊聞五世從祖中郎公生平著作甚富其詩文傳於當世者凡十餘種有曰敝篋集者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所作也有曰錦帆集者令吳時所作也有曰解脫集者吳門解官後與陶石簣諸公徧遊越中山水時所作也有曰廣陵集者遊越後僑居揚州時所作也有曰觴政曰廣莊曰瓶史曰瓶花齋集者入都就選京兆校官時所作也有曰桃源詠曰暑譚曰瀟碧堂集

則轉部曹後退居柳浪歷遊匡廬太和桃源諸山水時所作也有曰破研齋集則官儀曹時所作曰華嵩遊草則典試秦中時所作諸集或公自敘以傳或諸名人爲之敘以傳外有遺集二卷則公卒後其弟小修公爲之哀次續刻者也當時袁無涯嘗刻錦帆解脫諸集於吳下周九真復刻敝篋廣陵諸集於浙中編次悉仍公舊無所更訂至萬曆丁巳仁和何欲仙始更以類

編次都爲一集刻於梨雲館是則中郎全集之名所由起也迨天啟年間竟陵譚友夏復爲哀刻於漢陽旅次較何刻稍廣而流俗所傳狂言諸贗作概不羈入足稱善本自明季兵燹二板悉燬而世猶別有傳本

本朝隆嘉年間主持騷壇者專以提唱盛唐爲宗旨一時文人翕然從之於是公集漸晦訖道光時先伯父菘圃公追念前人手澤恐其久而

袁中興先生全集 卷之二
失傳也爰取先祖南金公手授梨雲館舊本重梓於鄂惜爾時未見譚友夏袁無涯周九真諸刻本訛舛概未勘正照自幼習舉子業時卽喜竊讀此書往往病焉輒欲訪求舊刻重加校訂顧力有未暇迨咸豐甲寅避亂澧陽山中始有事於公之遺書偶從同邑姜茂才處見袁無涯刻本繼復於族弟日章處見譚友夏刻本至同治乙丑入都於琉璃廠書肆見一坊刻別本皆

緣人事倥偬不獲細校乙丑冬宦遊至吳於蘇城求得小修公珂雪齋初刻詩集一部而於公之全書未獲一見迨丁卯春奉札至甯始於金陵書坊中購得周刻十集較之何刻稍精然視全集所收詩文才及十之二三間復從麻城劉氏帝京景物畧振卿何氏名山勝槩記秀水朱氏明詩綜並坊刻諸書見其所錄公之詩文足正梨雲館之誤者十才一二他如趙吉士寄園

寄所寄易公申名賢齒譜伍涵芬讀書讀詩樂
趣李敏達公西湖志諸書所節錄足資參考者
亦不過寥寥數條究不足藉以通校全書至戊
辰冬

鹽巡使者龐省三先生示以所藏梨雲館集一
部而予弟小圃又以家藏舊板見寄今春乃借
觀察藏本通校一過並重檢舊閱諸書互相讐
勘計所改正約千餘字一一補刊完竣此外尙

有可疑數十字若無別本參校不無餘憾然較
之明刻梨雲館舊本已稍覺完善矣竊念公當
前明士大夫宗法漢唐競相模擬之時而公之
詩文獨能脫盡古人窠臼自成一家爲同時李
卓吾江進之湯若士雷何思董思白諸名公所
盛推故每一集出海內輒傳刻以致世無定本
照嘗於澧州志中見有安鄉重建縣堂記一篇
又於名山勝槩記中見有長安送黃竹石序暨

陪祀昭陵看山記等篇皆爲此刻所未收又見
景物畧所錄公記遊諸詩中有集作八句而彼
止四句集作四句而彼止二句者甚至如天門
開五古一首刪去二十二句之多又如寄園寄
所寄引雙溪分燕尾句謂指落石臺言也今讀
集中所題落石臺諸詩內並無此句豈當日別
有刪定之本耶抑傳刻之訛也爰附識之時同
治八年三月五世從孫 照謹識於江甯南捕通

判官廨

蘇州府志卷之五

五

